

设有鸣放论坛，许多教授和学生都参加，人很多，距离我住的新斋很近。一天晚上跑过去看，梁先生正在台上发言，我就挤进去听，只听到他讲自己拥护党的领导，“我就是但丁派，我就是歌德派。”所以我趁机问他，当年怎么想到要去参加这个鸣放论坛？为什么自称是但丁、歌德？他说，自从得到预警后，他开始替那些年轻人担心，于是决心去论坛拉拉“警报”。

以前我和梁师很少谈政治，这次坦率交流，使我们师生感情更加密切。有一次他感慨地跟我说：“人这一生不可能都顺，总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挫折，人要遭过罪才懂得珍惜，倒下去也就完了。”他又说：“人有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，但只有一张嘴，意味着做人要多看、多听、多想、少讲。”这大概是他要与我分享的一生的感悟和教训吧。梁先生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。

党和政府对梁先生一直是非常关心和保护的，他自己也知道，也非常感恩。无论哪次批判，他都会认真检讨自己，尽管有时会“过头”，但基本上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，他始终是这个态度。细想起来，当年我自己受批判时，心态也一样，狠批自己以求过关。

永别

清华进修即将结束，系里曾征求我的意见，希望我留在清华。开始我犹豫，因为进修的目的是为了回去开课，留下有点说不过去，况且新学校才有发展的机会。当我把这些考虑告诉梁先生时，他表示支持我回到内蒙古，说：“呼和浩特离北京不远，有机会去看你。”梁先生在我临走之前向我交代了一个课题，说呼和浩特

和北京之间有个山西大同，一度是北魏首都，要我安排时间去云岗石窟研究一下希腊、印度、波斯等外来文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影响。

“文革”前期，我一直关注梁先生的情况，得知他被批斗甚至戴高帽、游街……想到他那瘦小的身躯，身上的铁马甲，怎能经得起这种折磨？我心中十分焦虑和不安，后来知道他遭难的时候，多亏林洙老师一旁照顾，为此我对林洙老师是充满感激的。

1972年1月9日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我知道恩师谢世已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，悲痛难忍，写下了以下小诗以兹纪念：

鸿著传万代，泪血诉千声。
引我青春路，今日恸恩师。

七绝·怀念虹进同学

○柏占山（1972级建工）

数载冰天又饮风，
只为京藏两相通。
而今雪域驰专列，
微笑留存遗照中。

许虹进，1952年4月出生，建工系房2班学生，1975年12月毕业后自愿参加青藏线建设，1979年回京在铁道部工作，1983年至1986年赴日本进修，1993年至1998年在外企工作。之后创立欧风博雅工作室从事设计工作。2019年4月7日因病去世。